

聖女貞德

AL 101.1

喬治·蕭伯納 著
吳滑 誠譯

劇中人物表

羅勃·嫡·鮑希願 鮑希願的鄉紳領主兼隊長
鮑希願的管家

貞德

伯特枕·嫡·布郎基

漢姆茲大主教

嫡·拉·德賀慕耶公爵 宮廷大臣

宮廷侍從

吉勒·嫡·賀斯（監制子）

拉·伊荷

太子（加冕後成為查理第七世）

拉·嫡·德賀慕耶公爵夫人

杜諾瓦 歐荷雷昂的庶子；歐荷雷昂的駐軍統帥

杜諾瓦的侍從

溫立克伯爵

嫡·史托剛伯牧師

彼得·寬頌 鮑魏主教

溫立克的侍從

宗教審判官

戴斯迪維

嫡·古契爾

馬丁·勒維努修士

行刑人

英格蘭士兵

一九二〇年代的紳士

第一場

一個氣候怡人的春天早晨。羅翰拿與香檳之間，默思河上的孚古勒城堡。時為公元一四二九年。

羅勃·嫡·鮑希頓隊長，一位任軍職的鄉紳領主，英俊而體力充沛，但缺乏自己的意志。此刻，正以他一貫的方式，對他的管家大發雷霆，藉以掩飾上述的瑕疵。管家是一個受人蹂躪的可憐蟲，瘦骨嶙峋，頭髮稀疏，年齡在十八歲到四十五歲之間，這種人不會隨著歲月枯萎，因為從來沒有茁壯盛開過。

兩人在城堡樓上的一個陽光普照的石室裡。一張樸素、堅實的橡木桌子前，隊長坐在匹配桌子的椅子上，呈現出左側影，管家面對他在桌子的另一邊站立——要是像他這種自我貶抑的姿態可以稱做站立的話。管家身後有一扇十三世紀的直樞窗敞開著，靠窗不遠，屋角有個角樓，角樓上有扇狹窄的拱門，連接一道迴旋梯，往下通庭院。桌下有張結實的四腳凳，窗下有個木頭抽屜。

羅勃：沒有雞蛋！沒有雞蛋！！天打雷劈，好傢伙，你說沒雞蛋是什麼意思？

管家：大人，這可不能怪我，這是上帝的行祇哪。

羅勃：褻瀆神明！你告訴我沒有鷄蛋，竟然還責怪造物主。

管家：大人，我又能怎麼辦呢？我又不會下蛋。

羅勃：（譏諷的）哈！你倒開起玩笑來了。

管家：不是的，大人，老天明鑑！您有鷄蛋過日子，我們沒有鷄蛋也一樣得過日子，大人。母親不會下蛋了。

羅勃：果真如此！（站起來）好，你現在聽著。

管家：（謙卑地）是的，大人。

羅勃：我是何許人？

管家：你是何許人嗎？大人。

羅勃：（向他撲去）對，我是何許人呢？我是羅勃，是鮑希顧的地主鄉紳兼本乎古勒城堡的長官呢，或者是一個牛仔？

管家：喔，大人，您知道的，在本地您是一位比國王本人還要有份量的人物。

羅勃：完全正確。好，你知道你是何許人嗎？

管家：我是卑微的小人物，大人，還好，有幸做您的管家僕役。

羅勃：（一句接一句，把他逼到牆邊）你不但有幸做我的管家僕役，還有特權做全沃蘭西最差勁、最無能、愛胡說八道、愛哭天喊地、推不動、拖不走、成天嘰哩咕嚕的白痴管家。

（他跨大步走向桌邊）

管家：（縮在櫃上）是的，大人，在您這種大人物眼中，我看起來必定是那個樣子無疑。

羅勃：（轉身）我猜這又要怪我了，呃？

管家：（無法苟同地走向他）喔，大人，您總是我無心的話如此這般扭曲。

羅勃：我會把你的脖子扭曲的，我問你有多少個雞蛋，你竟然膽敢回答你不會下蛋。

管家：（抗議）喔，大人，喔，大人——！

羅勃：不對，不要說「喔大人；喔大人」，要說「不敢，大人；不敢，大人」。我那三隻巴利種母雞和那隻黑母雞是全香檳最會下蛋的雞，而你竟然來跟我說沒有雞蛋！誰偷了？快告訴我，要不然，我就當你是說謊者、把我的物品賣給小偷的人，一脚把你踢出城堡大門。昨天牛奶也短少了，可別忘記那件事啊。

管家：（因絕望而無所顧慮）我知道的，大人。只不過我知道得太清楚罷了。今天沒有牛奶，沒有雞蛋，明天就什麼都沒有了。

羅勃：什麼都沒有！你會全部偷光，呃？

管家：不是的，大人，沒有人會偷東西的。但是，我們著了符咒、中了邪了。

羅勃：這種胡謔可騙不了我。羅勃·鮑希顯是燒女巫、吊小偷的。去吧，中午以前，給我送四打雞蛋、兩加侖牛奶到這房間裡來。要不然，叫老天爺保佑你的骨頭吧！我要教訓教訓你，愚弄我要付出什麼代價。（他以一種下定結論的神態坐回椅上）。

管家：大人！我告訴您沒有雞蛋，只要那少女在門口，就不會有雞蛋——您就是要把我給殺了。

也還是沒有。

羅勃：少女！什麼少女？你在說些什麼？

管家：羅翰拿來的女孩，大人，從東黑密來的。

羅勃：（半恐懼半憤怒中起身）天打雷劈！真箇天打雷劈！你是指那個女孩，大前天膽敢求見我，而我叫你遣送回家、命令她父親好好鞭打一頓的那個女孩？她還待在這裡嗎？

管家：我叫她走開，大人。她不走。

羅勃：我並不是叫你叫她走開；我叫你把她給捧出去。你有五十名武裝士兵、十來個身體健壯的大塊頭僕人可執行我的命令，難道他們怕她不成？

管家：她太堅決了，大人。

羅勃：（抓住他的頸背）堅決！你等著瞧好了，看我來把你捧下樓去。

管家：不要這樣，大人，拜託。

羅勃：哼，表現堅決來阻止我吧。相當容易嘛：任何邋遢的女子都辦得到。

管家：（在羅勃的掌握中，人跛足般地懸著）大人，大人，您把我捧出去並不能擺脫她呀。（羅勃只好讓他跌下去。他雙膝踣踞在地板上，認命地默察主人的表情）您知道的，大人，您是我比您堅決多了，但她也是一樣的。

羅勃：是我比你更強壯，你這個傻瓜。

管家：不，大人，不是那麼回事：是您堅強的性格，大人。她比我們都虛弱；她只不過是個苗

條削瘦的女孩罷了；但我們就是沒辦法叫她走。

羅勃：你們這些懦弱的膿包，你們怕她不成？

管家：（謹慎地站立起來）不對，大人！我們怕的是您；但是她給我們添了勇氣。她真的好像什麼都不怕似的，也許您可以嚇走她，大人。

羅勃：（冷酷地）也許。她現在人在那裏？

管家：在樓下院子裡，大人，像往常一樣，在對士兵談話。除了禱告以外，她總是在對士兵說話。

羅勃：禱告！哈！你相信她禱告，你這個白痴。那一類總是在跟士兵說話的女人，我瞭解得很。她應該跟我談談。（他走到窗邊，兇猛地喊叫）喂！喂！

一少女的聲音：（明朗、有力而粗厲）在叫我嗎，大人？

羅勃：不錯，就是妳。

聲音：是隊長嗎？

羅勃：不錯，妳這種冒失無禮真該死。我就是隊長。走上這裡來。（向院子裡的士兵）你們帶路，趕快把她推過來。（他離開窗子，回到桌子旁邊的位置上，威風凜凜地坐著）

管家：（輕聲呢喃）她想上前線當兵，她要您給她軍服、盔甲，大人！還要一把劍！一點也不假！（他溜到羅勃身後）

貞德出現在小塔門廊。她是個身體健壯的十七、八歲鄉下姑娘，穿著端莊的紅色衣裳，

有一張不尋常的臉孔；兩眼分離得很開並隆突出來，就像那些富有想像力的人的眼睛那樣。鼻子狹長而形狀美好，鼻孔寬闊，上唇短，有一張堅決而雙唇豐滿的嘴，好看而顯示好聞的下頷。她熱切地走向桌子，爲了終於克服障礙來到鮑希顧的面前而感到高興，對於預期的結果滿懷希望。他覺顏呈露不豫之色，但一點也不能阻遏或驚嚇她。她的聲音通常是熱誠而具有說服力的；信心十足，十分動人心魄，非常難加以拒斥。

貞德：（行女人屈膝禮）早安，領主隊長，隊長：你要給我一匹馬、盔甲、幾名士兵，並送我去見太子。這是我主下給你的命令。

羅勃：（惱怒了）妳主的命令！妳的主子是什麼鬼東西？回去告訴他，我不是聽他發號施令的公爵、貴族。我是鮑希顧的領主鄉紳；除了國王以外，我什麼命令也不理睬。

貞德：（以祛除疑慮的語調）不錯！領主，這倒是對的。我主乃是天父。

羅勃：唉呀！這女孩發瘋了。（對管家）你怎麼沒告訴我呢，你這個蠢蛋！

管家：大人，別惹她生氣，把她所想要的東西給她吧。

貞德：（不耐煩，但卻和善地）在我對他們談話以前，他們統統說我發瘋了。領主，但是你知道，你要做的是上帝擺進我心中的旨意。

羅勃：上帝的旨意是要我把妳送回妳父親那裡，命令他把你鎖起來，把妳身上的瘋癲用鞭子打掉。妳對這一點有什麼話說？

貞德：你以爲你辦得到，大人；但是你卻會發現結果全然不一樣。你說你不想見我；而我卻在

這裡。

管家：（懇求）不錯，大人。您看，大人。

羅勃：你，閉嘴。

管家：（卑膝地）是的，大人。

羅勃：（向貞德，信心已失而變得尖酸乖戾）妳這是在利用我接見妳來佔便宜囉，對不對？

貞德：（甜甜地）不錯，領主。

羅勃：（察覺自己已失去優勢，雙手握拳垂直放在桌上，裝腔作勢地鼓脹胸膛，藉以彌補那不愉快但卻太熟悉的感覺）妳給我聽著，我現在要維護我的威權了。

貞德：（急忙地）請吧，領主。馬匹要花掉十六法朗，這是一筆大數目；但我可以在盔甲方面節省下來。我可以找到一套挺適合我的士兵盔甲；我是很強韌的；我不需要像你們穿的那種量我的身材製做的漂亮盔甲；太子會供應我所需要的一切，來解除歐荷雷昂的圍城。

羅勃：（驚愕）解除歐荷雷昂的圍城！

貞德：（乾淨俐落地）不錯，領主！那就是上帝派遣我去做的事。你派三個人跟我去就夠了，祇要這三個人是好人，對我和藹。他們都答應跟我一起去，波力、傑克還有——

羅勃：波力！妳這個魯莽的小丫頭，妳膽敢當着我面前把伯特杭·嫡·布郎基領主喊做波力？

貞德：他的朋友都這麼喊他的，領主：我不知道他還有其他稱號，傑克——

羅勃：那是梅妓的約翰大人吧，我猜？

貞德：不錯，領主。傑克很樂意前往：他是一位十分仁慈的紳士，他還給我金錢來給窮人，我想約翰嘉塞也會來，還有弓箭射手迪克，還有他們的僕人奧尼庫的約翰和朱利安。不會麻煩你什麼的，領主：一切我都已經安排好了；你只要下達命令就行了。

羅勃：（在驚訝中茫然觀察著她）那——我是完蛋了！

貞德：（懷著平穩的甜蜜）不會的，領主：上帝是非常仁慈的；得上帝恩寵的聖徒凱瑟琳和瑪格麗特，每天都對我說話，（他目瞪口呆）她們會為你求情。你會進天堂；而且你會因為是第一位幫助我的人而名垂不朽。

羅勃：（對管家說話，仍然很困擾，但由於腦筋在思索著新線索而改變個語調）有關嫡·布郎基大人的事可是真的？

管家：（熱切地）是真的，大人，有關嫡·梅茲大人的事也是真的。他們兩人都要跟她去。

羅勃：（若有所思）嗯！（他走向窗子，向庭院喊叫）喂！你們哪，請布郎基大人來見我，好嗎？（他轉向貞德）出去；在院子裡等候。

貞德：（神色愉快地朝他微笑）好，領主。（她走出去）

羅勃：（向管家）跟她一道出去；你，你這個顫抖的蠢材。待在聽得見叫喚的地方；眼睛盯著她，我還會叫她上來的。

管家：奉上帝之名就這麼辦吧，大人。想想那些母雞，香檳最會下蛋的雞；還有——
羅勃：想想我的靴子；你的屁股閃到它踢不到的地方去吧。

管家匆忙退下，在門口撞見伯特杭·嫡。布郎基，一位蒼白體弱的法國侍衛官，年約三十六左右，任職於憲兵司令部，心神恍惚，除了有八對他說話以外，鮮少開口，而且答語遲緩而固執；整體上和專斷、愛高談闊論、表面上精力充沛、本質上自我意志薄弱的羅勃成為對照。管家讓路給他，而後消失。

布郎基行禮，然後肅立等候命令。

羅勃：（和藹地）這不是公務哪，波力，是朋友間親切的交談，坐下吧。（他以足背把凳子從桌子底下鉤出來）

布郎基鬆了一口氣，進入房中：把凳子擺在桌子與窗子之間；若有所思地坐下。羅勃半坐桌緣上，開始了親切的交談。

羅勃：你聽我說，波立，我必須像父親一般地對你說話。

布郎基嚴肅地仰視他片刻，但什麼也沒有說。

羅勃：是關於引起你興趣的那個女孩的事。我已經見過她、跟她談過話了。第一，她發瘋了，那倒沒什麼關係。第二，她不是農村姑娘，是個布爾喬亞中產階級。這可就關係重大了。我非常清楚她的階級，她父親去年代表他們村莊來這裡打官司；他是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士之一。一位農夫，不是藉種田自娛的高等農夫；他靠種田賺錢，也靠種田謀生，但仍然算不上是一名勞動者，也不是機械工人。他也許有個堂兄弟在當律師，或在教會任職。這一類人在社會上也許無足輕重；但卻能給當局製造許多困擾。那就是說，給我

困擾。嗯，把這女孩子帶走，騙她說你會帶她去見太子，這在你看來毫無疑問是十分容易的事。但是如果你使她惹上麻煩，你就會把我給扯進糾纏不清的是非裡頭，因為我是她父親的頂頭上司，有責任保護她。所以，不管算不算朋友，波力，放開她吧！

布郎基：（刻意加強印象）要對這個女孩存那種念頭，我倒不如對童貞聖母動腦筋。

羅勃：（從桌上下來）然而她說你、傑克、迪克三人都提議和她一起去。幹嘛呢？你不會告訴我：你想她去見太子的這種瘋念頭當真吧？對不對？

布郎基：（緩慢地）她是有點兒名堂。底下衛兵室裡頭的人可以說嘴巴既不乾淨，心術也不正，有些人是這樣的。但到現在為止，卻還沒有一句跟她身為女人扯上關係的話出現。在她面前，他們都停止咒罵了，有點兒名堂的，或許值得試試看吧。

羅勃：噢！算了，波力！清醒一下吧，常識判斷可一直不是你的專長；但這一回有點太離譜了。（他厭惡地後退）

布郎基：（無動於衷）常識判斷有什麼用？根據常識判斷的話，我們應當加入勃根第公爵和英格蘭國王那一邊。他們佔領了半壁河山，直達蘆瓦河。他們佔了巴黎，他們佔了本城堡，你很清楚我們不得不向貝德孚公爵投降獻城；你現在還保有這個城堡，不過是看在宣誓效忠的份上罷了。目前太子在錫隆，就像被逼到屋角的老鼠一樣，只不過他不打仗就是了。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就是太子殿下；他母親說他不是；照理他母親是應該知道的。想想這一點！皇后否認親生兒子的繼承權。

羅勃：哦，她把女兒嫁給了英格蘭國王，你能怪這個女人嗎？

布郎基：我不怪誰。但就是因為她，太子才失魂落魄的；我們也應當面對問題的。英格蘭人就要攻打歐荷雷昂：小雜種是擋不住他們的。

羅勃：他前年在蒙塔奇打敗英格蘭人，我跟他在一起的。

布郎基：沒什麼用了：他的士兵現在都嚇壞了；而他又不能創造奇蹟。我再告訴你：現在除了奇蹟以外，沒什麼可以拯救我們這一邊了。

羅勃：奇蹟沒什麼不對，波力。麻煩的是當今之世不會有奇蹟發生了。

布郎基：我過去也這麼想，但現在卻不敢那麼肯定。（起立，若有所思地走向窗口）無論如何，現在不是束手不管的時候了。那個女孩有點名堂哪！

羅勃：喔！你認為那個女孩能創造奇蹟，是嗎？

布郎基：我認為那女孩本身就是一個小小的奇蹟。不管怎樣，她是我們手中僅剩的一張牌。拿她下賭注，總比放棄要好。（他蕩向小塔樓）

羅勃：（動搖了）你真的那樣想嗎？

布郎基：（轉身）我們還有什麼其他辦法可想嗎？

羅勃：（走向他）注意一下，波力，要是你處在我的立場，你會讓那樣的女孩驅走你十六法朗去買一匹馬嗎？

布郎基：我願意付錢買馬。

羅 勃：你願意？

布郎基：對：我願意對自己的想法下賭注。

羅 勃：你真的願意爲一個渺茫的希望下賭注達十六法朗？

布郎基：這不是賭博。

羅 勃：不然是什麼？

布郎基：這是勝算在望。她的話語以及她對上帝的狂熱信仰，已經令我鼓舞起來了。

羅 勃：（對他絕望）呸！你跟她一樣瘋。

布郎基：（頑固地）我們現在就缺少幾個瘋子。想想看：神智清醒的人令我們陷於什麼地步了！

羅 勃：（他的優柔寡斷，現在顯然在困窘着他那佯裝的果斷）我會覺得像個十足的大傻瓜的，

不過，如果你還有信心——？

布郎基：我有足夠的信心把她帶到錫隆——除非你阻擋我。

羅 勃：這不公平，你在把責任往我身上推。

布郎基：不管你怎麼決定，責任都在你身上。

羅 勃：是啊，就是這樣的。我該怎麼決定呢？你不知道這對我有多麼困窘。（想辦法拖延，潛意識裡希望貞德會替他下定決心）你認爲我應當跟她再談一次話嗎？

布郎基：（起立）對。（他走向窗口叫喚）貞德！

貞德的聲音：他會讓我們去嗎，波力？

布郎基：上來吧，進來。（轉向羅勃）要我走開，留下你跟她兩人嗎？

羅勃：不；留在這裡；支持我。

布朗基坐在櫃檯上，羅勃走向他威嚴的椅子上，但站立着，俾便吸氣膨脹得更威風。

貞德進來，滿臉是好消息。

貞德：傑克願意出一半的錢買馬。

羅勃：哦！！（他坐下，鼓起來的氣勢消了）

布郎基：（嚴肅地）坐下，貞德。

貞德：（稍自我約束一下，朝羅勃看）我可以嗎？

羅勃：照吩咐做。

貞德屈膝行禮，坐在他們兩人之間的凳子上。羅勃以他最尊橫的神氣來面對自己的疑惑。

羅勃：妳叫什麼名字？

貞德：（聊天般）在羅翰拿，人家都叫我貞妮，在法蘭西這裡我叫貞，士兵都稱我做少女。

羅勃：妳姓什麼？

貞德：姓？那是什麼？我父親有時候自稱為「德」；對這個姓氏我可一無所知。你見過我父親，他——

羅勃：見過，見過；我想起來了。妳是從羅翰拿的東黑密來的，我想。